

黃帝內經·素問

至真要大論篇第七十四

原文

黃帝問曰：五氣交合，盈虛更作，餘知之矣。六氣分治，司天地者，其至何如？岐伯再拜對曰：明乎哉問也。天地之大紀，人神之通應也。

帝曰：願聞上合昭昭，下合冥冥奈何？岐伯曰：此道之所主，工之所疑也。

帝曰：願聞其道也。岐伯曰：厥陰司天，其化以風；少陰司天，其化以熱；太陰司天，其化以濕；少陽司天，其化以火；陽明司天，其化以燥；太陽司天，其化以寒，以所臨牀位，命其病者也。

帝曰：地化奈何？岐伯曰：司天同候，間氣皆然。

帝曰：間氣何謂？岐伯曰：司左右者是謂間氣也。

帝曰：何以異之？岐伯曰：主歲者紀歲，間氣者紀步也。

帝曰：善。歲主奈何？岐伯曰：厥陰司天為風化，在泉為酸化，司氣為蒼化，間氣為動化。

少陰司天為熱化，在泉為苦化，不司氣化，居氣為灼

化。

太陰司天為濕化，在泉為甘化，司氣為齡化，間氣為柔化。

少陽司天為火化，在泉為苦化，司氣為丹化，間氣為明化。

陽明司天為燥化，在泉為辛化，司氣為素化，間氣為清化。

太陽司天為寒化，在泉為咸化，司氣為玄化，間氣為藏化。

故治病者，必明六化分治，五味五色所生，五藏所宜，乃可以言盈虛病生之緒也。

帝曰：厥陰在泉，而酸化先，餘知之矣。風化之行也何如？岐伯曰：風行於地，所謂本也，餘氣同法。本乎天者，天之氣也；本乎地者，地之氣也。天地合氣，六節分而萬物化生矣。故曰：謹候氣宜，無失病機，此之謂也。

帝曰：其主病何如？岐伯曰：司歲備物，則無遺主矣。

帝曰：先歲物何也？岐伯曰：天地之專精也。

帝曰：司氣者何如？岐伯曰：司氣者主歲同然，有餘不足也。

帝曰：非司歲物何謂也？岐伯曰：散也，故質同而升等也。氣味有薄厚，性用有躁靜，治保有多少，力化有淺深，此之謂也。

帝曰：歲主麟害何謂？岐伯曰：以所不勝命之，則其要也。

帝曰：治之奈何？岐伯曰：上淫於下，所勝平之；外淫於內，所勝治之。

帝曰：善。平氣何如？岐伯曰：謹察陰陽所在而調之，以平為期。正者正治，反者反治。

帝曰：夫子言察陰陽所在而調之，論言人迎與寸口相應，若引繩，小大齊等，命曰平。陰之所在寸口，何如？岐伯曰：視歲南北可知之矣。帝曰：願卒聞之。岐伯曰：北政之歲，少陰在泉，則寸口不應；厥陰在泉，則右不應；太陰在泉，則左不應；南政之歲，少陰司天，則寸口不應；厥陰司天，則右不應；太陰司天，則左不應；諸不應者反其診則見矣。

帝曰：尺候何如？岐伯曰：北政之歲，三陰在下，則寸不應，三陰在上，則尺不應。南政之歲，三陰在天，則寸不應，三陰在泉，則尺不應，左右同。故曰知其要者，一言而

終，不知其要，流散無窮，此之謂也。

帝曰：善。天地之氣，內淫而病何如？岐伯曰：歲厥陰在泉，風淫所勝，則地氣不明，平野昧，草乃早秀。民病灑灑振寒，善伸數欠，心痛支滿，兩脅裏急，飲食不下，膈咽不通，食則嘔，腹脹善噫，得後與氣，則快然如衰，身體皆重。

歲少陰在泉，熱淫所勝，則焰浮川澤，陰處反明。民病腹中常鳴，氣上沖胸、喘、不能久立，寒熱皮膚痛、目瞑齒痛、(出頁)腫、惡寒發熱如瘧，少腹中痛、腹大、蟄蟲不藏。

歲太陰在泉，草乃早榮，濕淫所勝，則埃昏岩谷，黃反見黑，至陰之交。民病飲積心痛，耳聾，渾渾惇惇，溢腫喉痹，陰病血見，少腹痛腫，不得小便，病沖頭痛，目似脫，項似拔，腰似折，髀不可以回，臛如結，膈如別。

歲少陽在泉，火淫所勝，則焰明郊野，寒熱更至。民病注泄赤白，少腹痛，溺赤，甚則血便，少陰同候。

歲陽明在泉，燥淫所勝，則霧霧清暝。民病喜嘔，嘔有苦，善太息，心脅痛，不能反側，甚則噬乾，面塵，身無膏澤，足外反熱。

歲太陽在泉，寒淫所勝，則凝肅慘栗。民病少腹控臑引

腰脊，上沖心痛，血見噤痛，頷腫。

帝曰：善。治之奈何？岐伯曰：諸氣在泉，風淫於內，治以辛涼，佐以苦；以甘緩之，以辛散之；熱淫於內，治以鹹寒，佐以甘苦，以酸收之，以苦發之；濕淫於內，治以苦熱，佐以酸淡，以苦燥之，以淡泄之，火淫於內，治以咸冷，佐以苦辛，以酸收之，以苦發之；燥淫於內，治以苦溫，佐以甘辛，以苦下之；寒淫於內，治以甘熱，佐以苦辛，以鹹瀉之，以辛潤之，以苦堅之。

帝曰：善。天氣之變何如？岐伯曰：厥陰司天，風淫所勝，則太虛埃昏，雲物以擾，寒生春氣，流水不冰。民病胃脘當心而痛，上肢兩脅，膈咽不通，飲食不下，舌本強，食則嘔，冷泄腹脹，溏泄痼水閉，蟄蟲不去病本於脾。沖陽絕，死不治。

少陰司天，熱淫所勝，怫熱至，火行其政。民病胸中煩熱，溢幹、右肱滿、皮膚痛，寒熱咳喘，大雨且至、唾血血泄、鼻衄、嚏嘔、溺色變，甚則瘡瘍附腫、肩背臂臑及缺盆中痛，心痛肺（月真），腹大滿，膨膨而喘咳，病本於肺，尺澤絕，死不治。

太陰司天，濕淫所勝，則沉陰且布，雨變枯槁，附腫骨

痛，陰痺。陰痺者，按之不得，腰脊頭項痛、時眩、大便難，陰氣不用，饑不欲食，咳唾則有血，心如懸。病本於腎，太溪絕，死不治。

少陽司天，火淫所勝，則溫氣流行，金政不平。民病頭痛，發熱惡寒而瘧，熱上皮膚痛，色變黃赤，傳而為水，身面胕腫、腹滿仰息、泄注赤白、瘡瘍、咳唾血、煩心，胸中熱，甚則鼽衄，病本於肺。天府絕，死不治。

陽明司天，燥淫所勝，則木乃晚榮，草乃晚生，筋骨內變。民病左胠脅痛，寒清於中，感而瘧，大涼革候，咳、腹中鳴，注泄驚澹，名木斂生，苑於下，草焦上首，心脅暴痛，不可反側，嗌乾面塵腰痛，丈夫？疝，婦人少腹痛，目昧眇，瘍瘡痼癰，蟄蟲來見，病本於肝。太沖絕，死不治。

太陽司天，寒淫所勝，則寒氣反至，水且冰，血變於中，發為癰瘍。民病厥心痛，嘔血、血泄、鼽衄，善悲，時眩僕。運火炎烈，雨暴乃雹。胸腹滿、手熱肘攣，掖腫、心淡淡大動，胸脅胃脘不安、面赤目黃、善噫嗌乾，甚則色炁，渴而欲飲，病本於心。神門絕，死不治。

所謂動氣，知其髡也。

帝曰：善。治之奈何？岐伯曰：司天之氣，風淫所勝，

平以辛涼，佐以苦甘，以甘緩之，以酸瀉之。熱淫所勝，平以鹹寒，佐以苦甘，以酸收之。濕淫所勝，平以苦熱，佐以酸辛，以苦燥之，以淡泄之。濕上甚而熱，治以苦溫，佐以甘辛，以汗為故而止。火淫所勝，平以酸冷，佐以苦甘，以酸收之，以苦發之，以酸複之。熱淫同。燥淫所勝，平以苦濕，佐以酸辛，以苦下之。寒淫所勝，平以辛熱，佐以甘苦，以鹹瀉之。

帝曰：善。邪氣反勝，治之奈何？岐伯曰：風司於地，清反勝之，治以酸溫，佐以苦甘，以辛平之。熱司於地，寒反勝之，治以甘熱，佐以苦辛，以咸平之。濕司於地，熱反勝之，治以苦冷，佐以咸甘以苦平之。。火司於地，寒反勝之，治以甘熱，佐以苦辛，以咸平之。燥司於地，熱反勝之，治以平寒，佐以苦甘，以酸平之，以和為利。寒司於地，熱反勝之，治以咸冷，佐以甘辛，以苦平之。

帝曰：其司天邪勝何如？岐伯曰：風化於天，清反勝之，治以酸溫，佐以甘苦。熱化於天，寒反勝之，治以甘溫，佐以苦酸辛。濕化於天，熱反勝之，治以苦寒，佐以苦酸。火化於天，寒反勝之，治以甘熱，佐以苦辛。燥化於天，熱反勝之，治以辛寒，佐以苦甘。寒化於天，熱反勝之，治以咸

冷，佐以苦辛。

帝曰：六氣相勝奈何？岐伯曰：厥陰之勝，耳鳴頭眩，憤憤欲吐，胃膈如寒。大風數蟲不滋。肱脅氣並，化而為熱，小便黃赤，胃脘當心而痛，上肢兩脅，腸鳴飧泄，少腹痛，注下赤白，甚則嘔吐，膈咽不通。

少陰之勝，心下熱，善饑，齊下反動，氣游三焦。炎暑至，木乃津，草乃萎。嘔逆躁煩、腹滿痛、溏泄，傳為赤沃。

太陰之勝，火氣內鬱，瘡瘍於中，流散於外，病在肱脅，甚則心痛，熱格，頭痛、喉痹、項強。獨勝則濕氣內鬱，寒迫下焦，痛留頂，互引眉間，胃滿。雨數至，燥化乃見。少腹滿，腰脰重強，內不便，善注泄，足下溫，頭重，足脛跗腫，飲發於中，跗腫於上。

少陽之勝，熱客於胃，煩心、心痛、目赤，欲嘔、嘔酸、善饑、耳痛、溺赤、善驚、譫妄。暴熱消爍，草萎水涸，介蟲乃屈。少腹痛，下沃赤白。

陽明之勝，清發于中，左肱脅痛、溏泄、內為噎塞、外發(疒頰)疝。大涼肅殺，華英改容，毛蟲乃殃。胸中不便，噎塞而咳。

太陽之勝，凝栗且至，非時水冰，羽乃後化。痔瘡發，

寒厥入胃則內生心痛，陰中乃瘍，隱曲不利，互引陰股，筋肉拘苛，血脈凝泣，絡滿色變，或為血泄，皮膚否腫，腹滿食減，熱反上行，頭項囟頂腦戶中痛，目如脫；寒入下焦，傳為濡瀉。

帝曰：治之奈何？岐伯曰：厥陰之勝，治以甘清，佐以苦辛，以酸瀉之。少陰之勝，治以辛寒，佐以苦咸，以甘瀉之，太陰之勝，治以鹹熱，佐以辛甘，以苦瀉之。少陽之勝，治以辛寒，佐以甘咸，以甘瀉之。陽明之勝，治以酸溫，佐以辛甘，以苦泄之。太陽之勝，治以甘熱，佐以辛酸，以鹹瀉之。

帝曰：六氣之複何如？岐伯曰：悉乎哉問也。厥陰之複，少腹堅滿，裏急暴痛。偃木蟲不榮。厥心痛，汗發嘔吐，飲食不入，入而複出，筋骨掉眩清厥，甚則入脾，食痹而吐。沖陽絕，死不治。

少陰之複，燠熱內作，煩燥鼽嚏，少腹絞痛，火見燔炁，嗌燥，分注時止，氣動于左，上行於右，咳、皮膚痛、暴暗、心痛、郁冒不知人，乃灑淅惡寒振栗，譫妄，寒已而熱，渴而欲飲，少氣骨痿，隔腸不便，外為浮腫，噦噫。赤氣後化，流水不冰，熱氣大行，介蟲不復。病痲疹瘡瘍、癰疽瘰癧，

甚則入，肺，咳而鼻淵。天府絕，死不治。

太陰之複，濕度乃舉，體重中滿，食飲不化，陰氣上厥，胸中不便，飲發於中，咳喘有聲。大雨時行，鱗見於陸，頭頂痛重，而掉瘈尤甚，嘔而密默，唾吐清液，甚則入腎竅，瀉無度。太溪絕，死不治。

少陽之複，大熱將至，枯燥燔熱，介蟲乃耗。驚瘈咳衄，心熱煩燥，便數憎風，厥氣上行，面如浮埃，目乃瞶瘈；火氣內發，上為口糜、嘔逆、血溢、血泄，發而為瘡，惡寒鼓栗，寒極反熱，溢絡焦槁，渴引水漿，色變黃赤，少氣脈萎，化而為水，傳為跗腫，甚則入肺，咳而血泄。尺澤絕，死不治。

陽明之複，清氣大舉，森木蒼幹，毛蟲乃厲。病生肱脅，氣歸於左，善太息，甚則心痛，否滿腹脹而泄，嘔苦咳噦煩心，病在膈中，頭痛，甚則入肝，驚駭筋攣。太沖絕，死不治。

太陽之複，厥氣上行，水凝雨冰，羽蟲乃死。心胃生寒，胸膈不利，心痛否滿，頭痛善悲，時眩僕食減，腰膂反痛，屈伸不便，地裂冰堅，陽光不治，少腹控臑，引腰脊，上沖心，唾出清水，及為噦噫，甚則入心，善忘善悲。神門絕，

死不治。

帝曰：善。治之奈何？岐伯曰：厥陰之複，治以酸寒，佐以甘辛，以酸瀉之，以甘緩之。

少陰之複，治以鹹寒，佐以苦辛，以甘瀉之，以酸收之，辛苦發之，以鹹軟之。

太陰之複，治以苦熱，佐以酸辛，以苦瀉之，燥之、泄之。

少陽之複，治以咸冷，佐以苦辛，以鹹軟之，以酸收之，辛苦發之；發不遠熱，無犯溫涼。少陰同法。

陽明之複，治以辛溫，佐以苦甘，以苦泄之，以苦下之，以酸補之。

太陽之複，治以鹹熱，佐以甘辛，以苦堅之。

治諸勝複，寒者熱之，熱者寒之，溫者清之，清者溫之，散者收之，抑者散之，燥者潤之，急者緩之，堅者軟之，脆者堅之，衰者補之，強者瀉之，各安其氣，必清必靜，則病氣衰去，歸其所宗，此治之大體也。

帝曰：善。氣之上下何謂也？岐伯曰：身半以上其氣三矣，天之分也，天氣主之；身半以下，其氣三矣，地之分也，地氣主之。以名命氣，以氣命處，而言其病半，所謂天樞也。

故上勝而下俱病者，以地名之；下勝而上俱病者，以天名之。所謂勝至，報氣屈伏而未發也。複至則不以天地異名，皆如複氣為法也。

帝曰：勝複之動，時有常乎？氣有必乎？岐伯曰：時有常位，而氣無必也。帝曰：願聞其道也。岐伯曰：初氣終三氣，天氣主之，勝之常也；四氣盡終氣，地氣主之，複之常也。有勝則複，無勝則否。

帝曰：善。複已而勝何如？岐伯曰：勝至而複，無常數也，衰乃止耳。複已而勝，不復則害，此傷生也。

帝曰：複而反病何也？岐伯曰：居非其位，不相得也。大複其勝，則主勝之，故反病也，所謂火燥熱也。

帝曰：治之何如？岐伯曰：夫氣之勝也，微者隨之，甚者制之；氣之複也，和者平之，暴者奪之。皆隨勝氣，安其屈伏，無問其數，以平為期，此其道也。

帝曰：善。客主之勝複奈何？岐伯曰：客主之氣，勝而無負也。帝曰：其逆從何如？岐伯曰：主勝逆，客勝從，天之道也。

帝曰：其生病何如？岐伯曰：厥陰司天，客勝則耳鳴掉眩，甚則咳，主勝則胸脅痛，舌難以言。

少陰司天，客勝則鼽、嚏、頸項強、肩背瞽熱、頭痛、少氣，發熱、耳聾、目瞑，甚則肘腫、血溢、瘡瘍、咳喘。主勝則心熱煩躁，甚則脅痛支滿。

太陰司天，客勝則首面肘腫，呼吸氣喘。主勝則胸腹滿，食已而瞽。

少陽司天，客勝則丹胗外發，及為丹燔、瘡瘍、嘔逆、喉痹、頭痛、溢腫、耳聾、血溢、內為痼癰。主勝則胸滿、咳、仰息，甚而有血，手熱。

陽明司天，清復內餘，則咳、衄、嗌塞、心膈中熱，咳不止，而白血出者死。

太陽司天，客勝則胸中不利，出清涕，感寒則咳，主勝則喉嗌中鳴。

厥陰在泉，客勝則大關節不利，內為痙強拘攣，外為不便；主勝則筋骨繇並，腰腹時痛。

少陰在泉，客勝則腰痛，尻股膝髀腠(骨行)足痛，瞽熱以酸，肘腫不能久立，洩便變。主勝則厥氣上行，心痛發熱，膈中，眾痺皆作，發於肱脅，魄汗不藏，四逆而起。

太陰在泉，客勝則足痿下重，便洩不時；濕客下焦，發而濡瀉及為腫隱曲之疾。主勝則寒氣逆滿，食飲不下，甚則

為疝。

少陽在泉，客勝則腰腹痛而反惡寒，甚則下白溺白；主勝則熱反上行，而客於心，心痛發熱，格中而嘔，少陰同候。

陽明在泉，客勝則清氣動下，少腹堅滿，而數便瀉。主勝則腰重腹痛，少腹生寒，下為驚澹，則寒厥於腸，上沖胸中，甚則喘，不能久立。

太陽在泉，寒複內餘，則腰尻痛，屈伸不利，股脛足膝中痛。

帝曰：善。治之奈何？岐伯曰：高者抑之，下者舉之，有餘折之，不足補之，佐以所利，和以所宜，必安其主客，適其寒溫，同者逆之，異者從之。

帝曰：治寒以熱，治熱以寒，氣相得者逆之，不相得者從之，餘以知之矣。其於正味何如？岐伯曰：木位之主，其瀉以酸，其補以辛；火位之主，其瀉以甘，其補以鹹；土位之主，其瀉以苦，其補以甘；金味之主，其補以酸；水位之主，其瀉以鹹，其補以苦。

厥陰之客，以辛補之，以酸瀉之，以甘緩之，少陰之客，以鹹補之，以甘瀉之，以鹹收之；太陰之客，以甘補之，以苦瀉之，以甘緩之。少陽之客，以鹹補之，以甘瀉之，以鹹

軟之。陽明之客，以酸補之，以辛瀉之，以苦泄之；太陽之客，以苦補之，以鹹瀉之，以苦堅之，以辛潤之，開發腠理，致津液通氣也。

帝曰：善。願聞陰陽之三也。何謂？岐伯曰：氣有多少異用也。

帝曰：陽明何謂也？岐伯曰：兩陽合明也。

帝曰：厥陰何也？岐伯曰：兩陰交盡也。

帝曰：氣有多少，病有盛衰，治有緩急，方有大小，願聞其約奈何？岐伯曰：氣有高下，病有遠近，證有中外，治有輕重，適其至所為故也。

大要也，君一臣二，奇之制也；君二臣四，偶之制也；君二臣三，奇之制也；君二臣六，偶之制也。

故曰：近者奇之，遠者偶之；汗者不以奇，下者不以偶；補上治上制以緩，補下治下制以急；急則氣味厚，緩則氣味薄，適其至所，此之謂也。

病所遠而中道氣味之者，貪而過之，無越其制度也。是故平氣之道，近而奇偶，制小其服也；遠而奇偶，制大其服也；大則數少，小則數多，多則九之，少則二之。

奇之不去則偶之，是謂重方；偶之不去則反佐以取之，

所謂寒熱溫涼反從其病也。

帝曰：善。病生於本，餘知之矣。生於標者，治之奈何？

岐伯曰：病反其本，得標之病，治反其本，得標之方。

帝曰：善。六氣之勝，何以候之？岐伯曰：乘其至也；清氣大來，燥之勝也，風木受邪，肝病生焉；熱氣大來，火之勝也，金燥受邪，肺病生焉；寒氣大來，水之勝也，火熱受邪，心病生焉；濕氣大來，土之勝也，寒水受邪，腎病生焉；風氣大來，木之勝也，土濕受邪脾病生焉。所謂感邪而生病也。乘年之虛，則邪甚也。失時之和亦邪甚也。遇月之空，亦邪甚也。重感於邪，則病危矣。有勝之氣，其來必複也。

帝曰：其脈至何如？岐伯曰：厥陰之至其脈弦，少陰之至其脈鉤，太陰之至其脈沉，少陽之至大而浮，陽明之至短而澀，太陽之至大而長。至而和則平，至而甚則病，至而反者病，至而不至者病，未至而至者病。陰陽易者危。

帝曰：六氣標本所從不同奈何？岐伯曰：氣有從本者，有從標本者，有不從標本者也。帝曰：願卒聞之。岐伯曰：少陽太陰從本，少陰太陽從本從標，陽明厥陰不從標本，從乎中也。故從本者化生於本，從標本者有標本之化，從中者

以中氣為化也。

帝曰：脈從而病反者，其診何如？岐伯曰：脈至而從，按之不鼓，諸陽皆然。帝曰：諸陰之反，其脈何如？岐伯曰：脈至而從，按之鼓甚而盛也。

是故百病之起有生於本者，有生於標者，有生於中氣者，有取本而得者，有取標而得者，有取中氣而得者，有取標本而得者，有逆取而得者，有從取而得者。逆，正順也，若順，逆也。

故曰：知標與本，用之不失，明知逆順，正行無問，此之謂也。不知是者，不足以言診，足以亂經。故大要曰：粗工囂囂，以為可知，言熱未已，寒病複始，同氣異形，迷診亂經，此之謂也。

夫標本之道要而博，小而大，可以言一而知百病之害，言標與本，易而無損，察本與標，氣可令調，明知勝複，為萬民式，天之道畢矣。

帝曰：勝複之變，早晏何如？岐伯曰：夫所勝者勝至已病，病已慍慍而複已萌也。夫所複者，勝盡而起，得位而甚，勝有微甚，複有少多，勝和而和，勝虛而虛，天之常也。

帝曰：勝複之作，動不當位，或後時而至，其故何也？

岐伯曰：夫氣之生與其化衰盛異也。寒暑溫涼盛衰之用，其在四維，故陽之動始于溫，盛於暑；陰之動始于清，盛於寒；春夏秋冬各差其分。故大要曰：彼春之暖；為夏之暑；彼秋之忿，為冬之怒。謹按四維，斥候皆歸，其終可見，其始可知，此之謂也。

帝曰：差有數乎？岐伯曰：又凡三十度也。

帝曰：其脈應皆何如？岐伯曰：差同正法，待時而去也。脈要曰：春不沉，夏不弦，冬不澀，秋不數，是謂四塞。沉甚曰病，弦甚曰病，澀甚曰病，數甚曰病，參見曰病，複見曰病，未去而去曰病，去而不去曰病，反者死。故曰氣之相守司也，如權衡之不得相失也。夫陰陽之氣清淨，則生化治，動則苛疾起，此之謂也。

帝曰：幽明何如？岐伯曰：兩陰交盡故曰幽，兩陽合明故曰明。幽明之配，寒暑之異也。帝曰：分至何如？岐伯曰：氣至之謂至，氣分之謂分。至則氣同，分則氣異，所謂天地之正紀也。

帝曰：夫子言春秋氣始於前，冬夏氣始於後，餘已知之矣。然六氣往復，主歲不常也，其補瀉奈何？岐伯曰：上下所主，隨其攸利，正其味，則其要也。左右同法。大要曰：

少陽之主，先甘後鹹；陽明之主，先辛後酸；太陽之主，先鹹後苦；厥陰之主，先酸後辛；少陰之主，先甘後鹹；太陰之主，先苦後甘。佐以所利，資以所生，是謂得氣。

帝曰：善。夫百病之生也，皆生於風寒暑濕燥火，以之化之變也。經言盛者瀉之，虛則補之，余錫以方士，而方士用之尚未能十全，餘欲令要道必行，桴鼓相應，猶拔刺雪汗，工巧神聖，可得聞乎？岐伯曰：審察病機，無失氣宜，此之謂也。

帝曰：願聞病機何如？岐伯曰：諸風掉眩，皆屬於肝；諸寒收引，皆屬於腎；諸氣膹鬱，皆屬於肺；諸濕腫滿，皆屬於脾；諸熱瞋瘕，皆屬於火；諸痛癢瘡，皆屬於心；諸厥固泄，皆屬於下；諸痿喘嘔，皆屬於上，諸禁鼓栗。如喪神守，皆屬於火；諸痙項強，皆屬於濕；諸逆沖上，皆屬於火；諸脹腹大，皆屬於熱；諸燥狂越，皆屬於火；諸暴強直，皆屬於風；諸病有聲，鼓之如鼓，皆屬於熱；諸病跗腫，疼酸驚駭，皆屬於火；諸轉反戾，水液渾濁，皆屬於熱；諸病水液，澄澈清冷，皆屬於寒，諸嘔吐酸，暴注下迫，皆屬於熱。

故大要曰：謹守病機，各司其屬，有者求之，無者求之，盛者責之，虛者責之，必先五勝，疏其血氣，令其調達，而

致和平，此之謂也。

帝曰：善。五味陰陽之用何如？岐伯曰：辛甘發散為陽，酸苦湧泄為陰，鹹味湧泄為陰，淡味滲泄為陽。六者或收或散，或緩或急，或燥或潤或軟或堅，以所利而行之，調其氣使其平也。

帝曰：非調氣而得者，治之奈何？有毒無毒，何先何後，願聞其道。岐伯曰：有毒無毒，所治為主，適大小為制也。

帝曰：請言其制？岐伯曰：君一臣二，制之小也；君一臣三佐五，制之中也，君一臣三佐九，制之大也。

寒者熱之，熱者寒之，微者逆之，甚者從之，堅者削之，客者除之，勞者溫之，結者散之，留者攻之，燥者濡之，急者緩之，散者收之，損者溫之，逸者行之，驚者平之，上之下之，摩之浴之，薄之劫之，開之發之，適事為故。

帝曰：何謂逆從？岐伯曰：逆者正治，從者反治，從少從多，觀其事也。

帝曰：反治何謂？岐伯曰：熱因寒用，寒因熱用，塞因塞用，通因通用，必伏其所主，而先其所因，其始則同，其終則異，可使破積，可使潰堅，可使氣和，可使必已。

帝曰：善。氣調而得者何如？岐伯曰：逆之從之，逆而

從之，從而逆之，疏氣令調，則其道也。

帝曰：善。病之中外何如？岐伯曰：從內之外者，調其內，從外之內者，治其外；從內之外而盛於外者，先調其內而後治其外，從外之內而盛於內者，先治其外而後調其內；中外不相及，則治主病。

帝曰：善。火熱複，惡寒發熱，有如瘧狀，或一日發，或間數日發，其故何也？岐伯曰：勝複之氣，會遇之時，有多少也。陰氣多而陽氣少，則其發日遠；陽氣多而陰氣少，則其發日近。此勝複相薄，盛衰之節，瘧亦同法。

帝曰：論言治寒以熱，治熱以寒，而方士不能廢繩墨而更其道也。有病熱者寒之而熱，有病寒者熱之而寒，二者皆在，新病複起，奈何治？岐伯曰：諸寒之而熱者，取之陰；熱之而寒者，取之陽；所謂求其屬也。

帝曰：善。服寒而反熱，服熱而反寒，其故何也？岐伯曰：治其王氣是以反也。

帝曰：不治王而然者何也？岐伯曰：悉乎哉問也。不治五味屬也。夫五味入胃，各歸所喜，攻酸先入肝，苦先入心，甘先入脾，辛先入肺，鹹先入腎，久而增氣，物化之常也。氣增而久，天之所由也。

帝曰：善。方制君臣，何謂也？岐伯曰：主病之謂君，佐君之謂臣，應臣之謂使，非上下三品之謂也。

帝曰：三品何謂？岐伯曰：所以明善惡之殊貫也。

帝曰：善。病之中外何如？岐伯曰：調氣之方，必別陰陽，定其中外，各守其鄉。內者內治，外者外治，微者調之，其次平之，盛者奪之，汗者下之，寒熱溫涼，衰之以屬，隨其攸利，謹道如法，萬舉萬全，氣血正平，長有天命。帝曰：善。